

# 江湖奇人杜月笙

王覺源

(本文插圖刊第6頁)

## 交通海內譽滿海內

向有二十世紀現代朱家、郭解之譽，三十六年前在香港逝世的上海聞人杜月笙，在國內國外，都是人們所最熟知的。

上海江浙一帶，不用說「杜月笙」三個字，更是家喻戶曉。他交遊遍海內，聲譽滿海內，無論識與不識，對他都欽崇備至。上海十里洋場、租界上，雖是洋人的勢力範圍，但社會上事無鉅細，當沒有辦法解決之際，洋人也得登門請教，祇須杜月笙「閒話一句」（上海人一般口語，信守不渝的意思）便萬事皆了。甚至地方行政當局，每遇棘手難辦的事，請他出面設法主持處理，亦常迎刃而解。故他當時在上海的社會地位，頗有舉足輕重與決定的力量。而其俠義之風，尤普及於江浙社會，蔚成一種風尚。由此亦足見其潛勢力之雄厚。

杜月笙其人，可謂正與太史公司馬遷所言相合：「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已諾必誠，不愛其軀，赴士之阨困，既已存亡生，死矣，而不矜其能，羞伐其德。」（豪俠列傳）視為俠義，實不為過。宜其物望攸歸，衆心信服。他在上海，為社會服務了四十年，不會在政治上做過什麼官。

一生所主持負責的，都是一些經濟機構與社會工作。他所經營的事業與領導工作的頭銜，有時竟達四、五十個之多，多得連他自己都弄不太清楚，而必須用幾個秘書協助。幾乎全上海的銀行、銀號、公司、商行、報社等公益、慈善、救濟機構，很多都是由他擔任董事或董事長。五花八門，兼資並蓄。這樣一個社會傳奇性的人物，他的生平事跡，真是多采多姿。民國三十六年，他六十歲時，曾出版一種「杜月笙大事記」。逝世後，又有「杜月笙先生紀念集」數冊。當年的報章雜誌先後也有不少報導。不過以上有關他的文獻資料，包羅雖廣，記載雖豐，總難免於遺珠。茲就個人過去耳食之言，回憶之所及，又少見於其他記載者，隨筆記之於此，藉存此一江湖奇人動人的遺風雅範。

## 少年孤苦賦性俠義

杜月笙，名鏞，江蘇上海市浦東高橋鎮人。清光緒十四年（一八八八）陰曆七月十五，即舊俗中元節日，生於貧寒之家。三歲喪母，五歲失父。六歲入學，僅讀書四個月，因束脩無所出，遂廢學。年十五，入上海南市十六鋪某水果店充店員，賴少數工資以維生活。為人最講義氣，好

主持公道。每遇街頭羣兒因故爭吵或打鬧時，他偶見之，便不因關係生疏，挺身而出。像成年人一樣，為之排難解紛。常以「君子動口不動手」、「有理好講，勿傷和氣」勸慰羣兒。鬧事的小孩，得其勸慰，多為心服。以後凡遇有爭執不能調和之事，輒呼：「去請月笙哥來評評理，看誰不對？」及杜月笙至，問明情由，三言兩語，即可使雙方嫌怨化解，言歸於好。杜月笙雖年輕識淺，言行即能服衆。如此俠義，似為其天性使然。以後他在上海社會一切行俠仗義的活動，也就是這樣展開來的。

不過，亦不必為賢者諱。他到了二十歲以後，由於社會不良環境的引誘，也開始不務正業，染上壞習慣行，狂嫖濫賭，吸食鴉片，甚至販賣烟土，護娼包賭等等。所幸他由於經驗的教訓，尚能自我覺悟，自我收斂，漸漸改邪歸正。俗云：「浪子回頭金不換」，杜氏的新生活，亦就從此開始發軔了。所以我們對於一個不太平凡的人，似乎不必用庸俗的眼光去衡量，或者用衛道的假面具來排斥他。他之轉變，即始於入了黃金榮之門。時黃為上海聞人，任上海法租界捕房總探。杜月笙初為黃効力奔馳，黃夫人以杜穩重可靠，視為心腹，提升為黃公館司理帳務。後來黃以

惺惺相惜，除與杜月笙結為義兄弟外，且合作經營許多工商事業。杜月笙漸多積資。以曾拜青幫首領陳世昌（通字輩）為師，列悟字輩。民國初年，他也開設香堂，收弟子，展開其幫會活動，藉以展佈其俠義行為。

韓非子云：「儒以文亂法，武以俠犯禁。」

杜月笙任俠，但極小心謹慎，明辨是非、順逆，不僅不許濫以武犯禁，相反的，且常以俠為維護地方秩序的安定力。蓋上海租界地區，受帝國主義國家所統治，華洋雜處，藏垢納污，良莠不齊，三教九流，作奸犯科之輩，無所不有。國際間雖有東方巴黎之稱，而國人則向視為萬惡的淵藪。租界行政當局與租界居民，向有一種河水不犯井水的默契。祇要在租界法律之內，各安所業，不作過份越軌之舉，多年來雙方大體尚能和平相處，安靖無事。到了民國十六年，法國租界新任駐滬總領事某，下車伊始，尚未瞭解環境，即厲行嚴禁鴉片、賭博、娼妓。乃不知此三者，實租界內很多男女賴以維生的資源，若輩以生路截斷，一些九流三教之徒，乃羣起反對，到處起而殺人越貨，放火規奪。不但黑夜為非作歹，尋且白晝不避，把原來安定的法租界社會，頓時造成了恐怖世界。租界當局已經束手無策。衆意：惟有請杜月笙出面，設法挽救，或可轉危為安。杜以維護地方治安責任所在，義不可辭，乃挺身而出，登高一呼，各方響應！這真不啻一針嗎啡、補劑，使法界治安，次日便復舊觀，平靖如常！亦正如小學生，喧鬧一堂，祇要老師輕輕的叫一聲，全堂便鴉雀無聲的肅靜下來一樣的靈效。從此杜

月笙的聲譽，便大振於黃浦江頭。法界當局，以杜月笙聲望既隆，肯負責，有擔當，便堅決邀之參加法界巡捕房的工作，俾時有所借重。法界居民，則尤視為中流砥柱，深慶地方領導有人。

### 待人以誠自律適度

杜月笙雖好行俠義之事，但其體型，則非一般所想像的魁梧健壯，身懷絕技，如此駑客或大刀王五一流的偉丈夫。他僅具瘦長身材，貌不驚人，「郭解短小，杜鋪清瘦」，恂恂如書生，頗有弱不禁風之概。濃眉直鼻，雙目炯炯有光，聲音嘹亮，能言善辯。治事明敏，勇於負責。生平不穿西裝，更不愛異服奇裝，經常著中式短打衣裳，必參加正式集會場合，才着長衫，盛會則另加馬褂。以表現樸素為尚，毫不講究華貴。中少年時代，雖氣概不凡，亦縱情於酒肉與聲色犬馬之好；但晚年生活，則一變故態，平淡中帶有一點別緻。隨遇而安，飲饌無擇。惟愛飲濃的紅茶，不愛用茶杯，常用一把精緻的小茶壺，作為飲具。曾以體弱多病，在精神不繼時，則間藉阿芙蓉以提神。猶常恨自己身體不爭氣，致不能與鴉片絕緣。

抗戰勝利後，民國三十六年，適逢杜月笙六十大生辰。上海各界人士舉行公祝於上海愛文義路麗都花園。其祝壽徵文序言中，有云：「先生未嘗咀嚼經史，而立身處世，於大道之行，儼合符節。亦未居吐握之位，而待人接物，四海之內，洽若兄弟。」言約而簡，恰如其人。所以，杜月笙不僅自視很平凡，尤富而好禮。日常既少疾言厲色

，亦絕無憤世嫉俗之心。待人接物，一秉至誠。常語其家人及弟子云：「待人必須以誠。人即欺我於一時，吾能以誠感之，使他心悅誠服。處世之道，盡在一誠，爾等舉一而反三，便可盡交天下士。」故杜月笙生前能友天下士，而天下之士，亦樂與之友。如抗戰勝利後，有成都記者團來滬觀光，擬晉訪杜月笙，託人先容。杜連聲說：「看我，不敢當。我當盡地主之誼，招待遠客。」隨命家人籌備，定期迎賓，設宴於浦東同鄉會。這不但能見其謙恭下土與富而好禮之風，所謂「盡地主之誼」者，他家中更是座上客常滿，養士盈門庭，賓至如歸，有居數年或半載者，尤司空見慣之事。

杜月笙在其臨終遺囑中，第一句話，即坦承「余樸實無文。」這是由於他幼年失學之故。但其求知的意志却很强。自入社會服務以後，雖百務紛忙，猶不忘努力向學，未嘗或輟。如他原不會寫字，慢慢練習，不久便能自己簽名，以代其原始的印或蓋章。每天的報紙，他原不會看，便要秘書讀給他聽，大小新聞連廣告等，都不讓遺漏。他一面用心聽，一面注目看，積時既久，聽多了，看多了，自己也能誦讀，更能看一些俠義小說。故其中年以後，很多文事，已能無師自通。秘書們所擬文稿，居然也能握管修改，而且所修改者，亦常恰到好處。後來他出門或有遠行，亦不必隨身帶秘書。

### 居室較廣樸實無華

以杜月笙的財勢潛力而言，他的生活享受，已

可隨心所欲，無求不遂；但他始終不忘其本——出身寒微，保持儉樸素風。偶有享受亦自律適度，絕不過分。至其居室，祇以眷屬口衆，經常門客又多，因之，私宅雖相當廣闊，但仍樸實無華。「春申門下三千客，小杜城南五尺天」，便是他安身立命之所。

抗戰勝利後，他在上海的居處，即華格泉路季梅路口的舊第（民國十四年建成），原和張嘯林比鄰而居，共一大鐵門出入，頗似一宅兩戶。他所懸用的門聯，經常是「友天下士，讀古人書」。前者故能交遊與聲譽遍海內；後者正是彌補幼年失學之方；彷彿舊家故宅的門聯，頗有古老傳統不忘本的遺風。但每屆新年，他亦未能免俗，必令家人用新桃換舊符。對一年三節禮俗，亦極注意。室內佈置，有西式的、中式的。滿懸當代顯要具有上下款的照片。陳設物品，新舊並具，雖不顯豪華氣派，但別有一種格調，令人見之，頗有瀟灑別緻如其人之感！這與一般豪紳鉅賈，層樓高閣，宅第連雲，花園、流水、假山、石窟，應有盡有者，比較起來，却與「家無餘財，衣不完采，食不重味，乘不過犂牛」（遊俠列傳語），有相形見絀，顯得寒儉之感！

杜月笙在中日戰前，原在上海杜美路修建了一所住宅，落成之初正待喬遷，相傳杜月笙頗相信風水之說，曾找了一位風水家「劉神仙」者，前來堪輿一番。劉神仙看了以後，直告以「新廈不吉，且將有多人喪命。」杜月笙聞之，頗耿耿於懷，終未遷居。及抗日戰起，初被德國人徵用，旋由日本憲兵隊佔據。後來我愛國志士，在此被

集體或個別屠殺而犧牲者，更不知有多少，似劉神仙之言，固不幸而中矣。戰後，杜月笙懷於此種情況，更不敢自居。曾借給戴笠將軍，作了軍統局駐滬的辦公機關。

中共侵據中國大陸之前夕，杜月笙已預作了逃難之計。杜美路的住宅，便以四十萬美元的代價，讓給美國駐滬領事館。這些都不過是閒餘的話；但杜月笙取得這筆房款後，便以十萬美金，託宋子良（時中國國貨銀行行長）滙美儲存，以備不時之需。不料以後竟成爲杜月笙身後最大的一笔遺產。

### 在野之身革命抗戰

杜月笙一生，既以服務社會爲目的，對於國民革命與抗戰建國大業，自然也不會落後於人。他不但以在野之身，自發自動，竭全力以赴。雖不是持槍桿上戰場，直接殺敵致果；最重要的，多在間接的協辦軍需，籌措軍餉與宣傳工作。其次，便是做些他人所無能爲力，而他又優而爲之的事，這就是剷除革命與抗戰途程中的障礙。因爲在革命與抗戰的巨潮中，有些反革命份子與附敵之大奸巨寇，常藉上海外人租界作護符，做些秘密活動，破壞革命與出賣國家民族的勾當。上海租界，本爲政府勢力鞭長莫及之處，而杜月笙私人之力，却能善以處之。杜月笙居常，固不同意以武犯禁；但爲國家民族的利益，必要時，有非「不擇手段」不可者，也祇好捨小節而全大義。也是「隨分報國」之一途而已。

關於前者，自然很多，而抄爲一般人所悉者

，如「九一八」東北事變，馬占山抗戰嫩江橋，杜月笙率先捐輸銀洋十萬元，作爲倡導。「航空救國運動」展開，杜月笙亦首捐私資四萬元，購飛機兩架，一贈飛將軍孫桐崗（杜月笙門徒）；一贈上海飛行社。民國二十一年「二二八」淞滬抗戰，杜月笙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，先倡捐獻勞軍、置酒犒師，以振奮士氣民心。「八一三」全面抗戰發動，杜月笙負責上海地方協會與中國紅十字會，出錢出力，皆全力以赴。日僞簽訂密約，二十九年一月，杜月笙協助陶希聖、高宗武揭佈日僞陰謀。並助陶希聖等三十六人，於民國三十一年春，由香港經東南亞投奔重慶。一面又掩護蔣伯誠、吳開先等在上海進行地下工作。上海淪陷，日僞積極謀收杜月笙以爲己用。杜月笙明大義、識大體、辨是非、知順逆，絕不受敵僞之威脅利誘，毅然於二十六年秋，南下香港，寄居九龍柯士甸道時，猶每日下午必渡海至香港，主持策反工作，並協助抗日志士，轉移及加入抗戰陣營。直到日本陷港九，他離開港九時始止。

民國三十四年秋，盟軍計劃在江浙沿海一帶登陸。杜月笙雖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，但仍不辭艱苦，抱病與戴笠將軍（後墜機失事殉國，杜月笙痛哭失聲），共效馳驅，東下吳越，策劃在敵後響應盟軍反攻，指揮忠義救國軍作戰，阻止日軍敗退擾滬。及聞日本投降始乘程回滬，爲安撫上海地方而籌劃、而效力。

關於安撫上海地方，就作者所悉，如洪憲皇帝袁世凱在滬的爪牙：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之被狙殺於上海外白渡橋，民國六年護法之役，肇和兵

艦起義於黃埔，幾全爲滬方所策動與資助。十六年，革命軍北伐，上海不戰而下，李寶章（孫傳芳部師長，一只脚跛子）、畢庶澄（張宗昌的部將），不能立足而逃遁；使上海人民生命財產保全至巨。抗日時代的上海聞人張嘯林（曾與杜月笙結爲兄弟，且曾比鄰而居）於民國二十九年八月被刺於其汽車司機。僞上海市長傅筱庵，被其私宅花匠以斧狙擊於臥室。

唐紹儀（少川，廣東人，民元北京臨時政府內閣總理）多年與袁世凱深交，歷任政府要職。後與袁世凱交惡，投入革命陣營，仍居要津。民國二十七年，上海淪陷，日人陰謀利用之組僞政府。唐紹儀意動，即欲粉墨登場，終被擊殺於其家之客廳。

以上張、唐二人，皆被日僞收買利用的大漢奸，上海志士，能除惡於未發，弭禍於無形，杜月笙潛著之功績，更是無法估量的。

### 憂人之憂急人之急

前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朱學範原是杜月笙最器重的弟子之一。抗戰勝利以後，不滿中央的各黨各派，勾結中共，與中央對抗，朱學範亦參加了反政府活動。

民國三十六年一月杜月笙且曾親赴香港，向朱忠告，勸之早日覺悟。而朱平日對杜月笙素爲尊崇備至，常謂：杜月笙平日對人，不但在精神上，能推心置腹；事實上，尤能愛人之愛，急人之急，始終不改其仁人君子的風範。朱在重慶無事閒聊時，亦愛談杜月笙的故事，有幾件關於助

人濟急者，也頗具趣味性。

時間是在民國十五年，楊杰（字耿光，雲南大理人，曾任副參謀總長、駐蘇大使，民國三十八年被刺於香港）爲中國自蔣百里後之又一位軍事學家，時任陸軍大學校長，不知係何種理由與採什麼手法，在上海娶得一妾。因欠付身價，被索債者逼債，因之於上海西藏路一品香飯店（旅社），限其自由行動。揚不得已，亟電告杜月笙請援。杜月笙至，明事之本末後，立付三千元，討債者始散去。吳鼎昌（達銓，曾任貴州省主席）

在南京任實業部長時，其子就讀於上海，不專於學，而沉迷於舞廳。吳屢施管教，皆未見效，乃電請杜月笙代爲約束，並迫令回京。杜月笙當命江北一小開胡某，許以大新舞廳，歸其獨自經營；但須派人將吳子送京交到。事雖不着痕跡而解決了，但杜月笙暗中損失，亦屬不貲。

北洋政府時代的國會議員湯漪（字斐予，江西泰和人，梁啟超的弟子），抗戰時民國三十一年四月，病逝於重慶。身後蕭條，無以爲殮。時許世英（靜仁，安徽人，民國二十五年任駐日大使，來臺後，任總統府資政）先生，任賑濟委員會委員長（時湯漪任委員），擬撥公款，爲之治喪。杜月笙聞而止之曰：「政府如有明令，爲湯先生治喪，花費公款，自然應該。令徒以私人交誼而動用公款，事理殊欠妥當。杜某今願以一己之力，爲湯先生了其後事。」此非僅輕財仗義，公私分明，交情益顯。

杭州裏西湖冷橋隅，有一名勝地，原爲「武松衣冠塚」。凡讀過施耐庵所作水滸傳的人，

都會佩服景陽岡打虎武松的神威，和醉打蔣門神，殺死潘金蓮、西門慶的英勇行爲。他的墳墓，正史不傳。據說武松曾來過杭州，因爲民除害，打死一個貪官污吏，被捕下獄，瘐死牢中。杭人德之，特爲立塚，以資紀念。現在此塚久已蔓草荒煙，失其勝跡之名。民國十九年，「西湖博覽會」在杭州舉行。杜月笙應邀蒞西湖遊覽，因景仰武松的爲人，且具惺惺相惜之懷。時有倡議重修武松墓者，當經衆議定費用爲三百元。杜月笙適在座中，隨曰：

「不建墓則已，要建就要造得像樣一點。」聲言：「願獨捐資千元，不須別煩諸位。」迨墓完工，題碑，議不能定。杜月笙亦立命題爲「宋義士武松墓」，衆皆服其明捷之才。

閩人陳羣（老八），民國十六年，革命軍北伐時，任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。卸職後，落魄上海，幾瀕絕境。往見杜月笙，思有所歸。時杜月笙正在法租界，創設一所「正始中學」。杜月笙未加深考，當委之任校長。固在利用其才，多少亦寓有救濟之意存乎其中。當杜月笙與黃金榮、張嘯林、王柏齡、楊虎等結義時，也把陳羣拉入在內成爲金蘭五兄弟，亦足見杜月笙對陳之重視。及汪精衛組僞政府於南京時，陳羣不但背棄了杜月笙，且變節做了僞江蘇省政府主席。杜月笙以其深負所期，復附逆爲奸，乃與之割席絕交。及日本投降後，陳亦自知罪該萬死，爲逃避國法之制裁，於清理財產，遣散若干小老婆，邀請親朋宴別之後，乃服毒自殺。倒也死得乾脆俐落。

## 善散其財禮賢下士

杜月笙原是一個純粹布衣平民，雖然輕財，但其金錢亦非儼來之物。遊俠傳有云：「近世延陵孟嘗、春申、平原、信陵之徒，皆因王者親屬，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，招天下賢者，顯名諸侯。……閭巷之俠，修行砥名，聲施於天下，莫不稱賢是為難耳。」像杜月笙這人，既無父祖豐富的遺產（薄產也無），亦乏達官貴人的祿入，祇因善於聚財，亦善於散財。會散才會聚，故其生平，為人排難解紛，幼已成性。凡事之可以財物和解者，輒私納之金使寢，而當事者亦常不知情。本其愛眾濟世之懷，凡救災卹貧，解囊毫無吝色。社會福利公益之事，策劃創建，更不遺餘力以赴之。

抗戰之前，上海華商電車公司，因勞資糾紛而罷工。杜月笙積極支持，並獨捐助勞方銀元三千。上海郵務工會罷工，中國紡織工會鬧風潮，杜都表同情，各捐助十萬銀元，乃使風波消弭於無形。三十六年夏，蘇北黃泛，洪水成災。江蘇省主席王懋功，特兼程來滬，集江蘇同鄉暨旅滬聞人，為災民呼援請命，杜不僅親來參加，且邀約霍寶樹（上海救總分署署長）、束雲章（中紡公司總經理）等富紳巨賈偕往，共襄斯舉，始能達其理想的救濟結果。

杜月笙亦深明財聚則才散，財散則才聚的道理。上述能急人之急，固其一端。同時，他樂於養士，亦善於用士。故其「恆社」數千弟子，亦渺有不用命者。尤其他的本身，因少時缺乏文學修

養，對於文學人士，更特予垂青禮遇。如楊度（哲子，湖南湘潭人，有才子之譽，洪憲六君子之一），自捧袁世凱行帝制，組織籌安會失敗以後，受到全國各方的攻擊，幾無地以自容，潦倒於上海。「國人皆曰殺，杜鏞獨憐才」，門客其家有年，禮遇不稍懈。毛澤東的掛名老師，孤桐章士劍（行嚴，湖南長沙人），自北洋政府時代的教育總長下臺以後，無所依附，飄零黃浦灘上，亦門客於杜家，且屢受經濟上的援助。章原為中國有名的法學家（抗戰前在上海任律師），及毛澤東僑人民政府成立，章任中共中央文化研究館館長，便由杜家門客，轉作了毛家的門客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，杜月笙旅寓雲南昆明，遇一文化難民某，登門求謁。云由江漢逃滇，形容憔悴。時杜正擬出門，上冠生園飲茶。知其來意，竟毫無考慮，傾其袋中千餘元，悉以濟此流落異鄉的文化人。及離冠生園掏錢付帳時，始悟其囊已空如洗。後來還是陪從的客人，墊付茶資。抗戰勝利後，杜任上海申報董事長。但申報盈餘不及上海新聞報。某年，新聞報年終紅利，每員工加發四個月薪水，而申報僅能發兩個月。申報員工，便要求與新聞報看齊。杜於董事會議時，慨然承諾，其不敷之數，全由其個人彌補。當令會計部門，向中國通商銀行（杜月笙私有）交涉轉帳。且謂：報社皆大小文士聚集之所，他們辛苦終年，也是值得慰勞的。

故杜之於錢財，向無計較的習慣，支出超過預算，乃是常有的現象。祇是傷了帳房先生的腦筋。在他却「千金散盡還復來」，實不遜於「陶

朱公之三致千金」。

## 不念舊惡不忘舊恩

遊俠列傳有云：「家無餘財，衣不完采，食不重味，乘不過輶牛。」杜月笙的生活，雖未臻此，其儉樸之德、克己之懷，亦彷彿近之。這是因為他雖具有遊俠的心腸與作風，實又陶朱公之流亞，亦俠亦商，却不盡同於朱家、郭解之流。杜所營工商事業，門道繁多，也並非一帆風順，偶不順利，即常不免捉襟見肘。加以平日手頭開支，又向不量入計出，一時將伯之呼，通融之託（即今日之調頭寸），自然有所不免。抗戰前之某年，適屆舊曆年關，杜以債臺高築，年關難過，乃往商之於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璈（公權，江蘇人，歷任國府部長或金融財政首腦），願將其個人的不動產，向中國銀行押借銀洋三十萬元。當被張婉言拒絕。事關於交通銀行總經理錢新之（永銘，浙江人，金融界首長、國大代表），乃親造訪杜，自請願以信用借款貸予全數。張嘉璈聞之，頗有慚感，復請參加與交行合貸。杜亦以一客不煩二主，婉言謝之。從此杜月笙以錢新之知己最深，肝膽相照，能濟人燃眉之急，因之交誼日深，終其生未改，亦特禮重之，經常稱錢新之為「先生」，以示不忘。

民國二十五年，張嘉璈出任國府鐵道部長。蒞任之初，一日忽登杜月笙之門。杜對於往事，毫無芥蒂，即起出迎。張猶提及上次貸款之事，極表歉忱，繼請對鐵路交通予以協助，求無事故發生。說者有謂：張亦未免自暴其短，以小人之

中心，度君子之腹。這固是第三者所不便置詞評議的。不過，杜當時既未記念往事，對張嘉璈所請協助之事，反予滿口應允。一諾千金，終上海淪陷於日本之前，京滬、滬杭兩條鐵路，迄未聞有不幸的事故發生。而杜之不念舊惡，亦實非常人所企及。

杜月笙與宋子文（曾任財政部長）兄弟，素為金融界道義之交。民國二十六年正中日關係緊張之時，日人願斥資日幣三千萬元，與杜合組「中日建設銀公司」，以與宋子文的「中國建設銀公司」抗爭。日人陰謀，不外藉此分化中國財金領袖，破壞中國經濟建設。杜月笙洞燭其奸，即嚴拒之。杜豈見利忘義、不念舊恩之人！日人雖心計詭詐多端，其實並未瞭解到杜為何許人！

二十年「九一八」東北事變後，國人痛惜國土淪喪，對張學良便有很多指責。張亦似惡夢初醒，在北平停留一時期之後，便偕其妻子鳳至與趙四小姐來到上海。杜為盡地主之誼，竭誠歡迎，並特安排住在上海福煦路一八一號。張原有一種不良嗜好，經杜婉言勸勵，張亦決心戒煙，且表現於行動。在此期中，亦即張新生活的開始。而杜待友直諒之功，實未可沒。張戒絕嗜好之後，二十二年四月遊歐，二十三年一月返國，重擔黨國大任。後來不幸而發生西安事變，這不但出乎杜意料之外，亦誰也沒有想到的事。

民國十三、四年時，四川軍人范紹增（海庭，曾任軍師長）挾其多金，流連於上海十里洋場，經常出入歡場，逐美徵歌，揮金如土。范原作客於杜家，杜以其豪爽率直，亦多予優待。范將

返川，以久擾杜之故，臨行敬以四萬元紅包，以餽杜月笙的子女，另厚賞其僕役。杜不拒亦不謝。及饒別宴中歡談時，杜詢以「此行其樂如何」？范直以「恨未能一親黃白英之香澤」對。杜月笙當亦微笑置之。黃白英者，係上海當年的紅舞星，與范感情尚洽。及范返四川防次，未久，杜隨以巨資取得黃白英，派人護送至川。范既感杜送美之義，亦杜不輕受施，有情之必報。古人云：「施人慎勿念，受施慎勿忘」，與不念舊惡，不忘舊恩，杜月笙都可說是「於身無虧」。

### 地下市長江湖領袖

杜月笙以布衣起家發跡於平淡中，表現特殊，不待爵而尊，不因祿而顯，不以學而名。不沽名釣譽，而名譽自至；不求聞達而自聞達。他在上海，有「地下市長」之稱，出上海有「江湖領袖」之譽。故他所至之地，大眾無不聞名而來，以能仰瞻顏色為快。不過，杜月笙世居於浦東高橋，及長，都以上海為其發展的根據地，很少出門，尤其離開上海遠至內地或海外。

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，太平洋事變前夕，他曾應政府當局之邀，與虞洽卿、錢新之諸人，由港飛渝。雖屬因公，亦不願接受公家的招待。寄寓於重慶市繁華地區大樑子打銅街交通銀行的三樓。據說是盛老四（名恩頤，清名臣盛宣懷第四子）作了東主。一切起居生活，相當能够適應。惟因其早患有哮喘痼疾，先不慣於香港的潮濕，此時也不慣於重慶的濃霧，時有遷地為良的打算。嗣經多數友朋的建議，終以考察實業名義，

作了一次遠遊西北之行。

杜月笙於三十一年十月遠遊西北，歷時數月。西北父老兄弟，無論識與不識，莫不引頸佇望，爭以地主之誼欣接嘉賓。四川省主席張羣（岳軍），邀宴於成都（省會所在）。川、陝、鄂三省邊區總司令祝紹周（帶南，浙江人，民國六十五年病逝於臺灣）迎賓於漢中。西北公路局長何競武，招待於四皓莊。人稱西北王的胡宗南，則掃榻於西京。以一布衣，其行止動公卿、驚地方，這自是很少見的現象。

當其在成都時，各界盛開歡迎大會。京劇界人士為投杜之所好，則舉行公演。時有二位老人，年近古稀，早已退休劇壇，亦自動要求義務參加合演。主其事者，為新鮮、為熱鬧，當允所請。蓋此二伶以前曾是上海劇臺演唱的角色，以時運不濟，命途多舛，異鄉潦倒，欲歸不得。幸得杜月笙的援助，始得返回故鄉，今特藉此機會前來串演，不外不忘舊恩，略表敬意而已。

杜月笙行旌，某日擬夜宿川北桐梓，邑人聞訊，便夾道郊迎。並於道旁設置紅綵椅披座位，民衆供設香案以待。杜至促坐，羅拜不已。杜頓感驚訝，莫名其故。嗣經一位老者說明，杜始明其原委。蓋當十餘年之前，四川曾發生一次大旱，赤地千里，哀鴻遍野。杜月笙曾積極設法轉運糧食，賑以大量米粟，活人無算。故邑人感視杜為萬家生佛，至今未忘，實大有「郭解入關，關中豪傑，知與不知，聞其聲，爭交驪解」的盛況。

杜月笙此次西北之行，除在重慶開設「中國

通商銀行」分行外，在蘭州也籌設了該行分行。同時，利用西北毛產，與毛虞容合資在蘭州創辦「中華毛織廠」。對於西北實業的推動，甚有影響。尤其使他不能忘懷的，就是西北人士對他熱愛之情。故杜返重慶以後，猶感慨的說：「我一生祇知替大眾服務，盡人的本分而已。今不圖承大家這樣愛護，實慰平生！」這輕描淡寫的幾句樸實的話，平淡無奇，實出於五衷，發乎至情。較一般才俊之士萬言文章，或達官貴人高談闊論、長篇演說，或自己不能以身作則，開口對人便大施教訓者，感人更深。尤其「盡人的本分」，我輩豈能毫無愧色？

### 不涉政治不干祿位

杜月笙生性不慕虛榮，不求聞達，名利之途尤恐避之不及。這些特點在他表現於實際行動者，既不插足政治，亦不干祿求官。據說：他一生僅做過兩次中央民意代表，一為對日抗戰時的國民參政員，一為三十五年的制憲國大代表。兩次掛名無印的官，一為民國十六年，蔣總司令公聘為總司令部少將參議，一為十八年，蔣公聘為海陸空軍總司令部中將參議。都是因為工作方便的需要，勞心費力，貼老本的事。為國家，為社會，他尤樂而為之。

抗戰勝利前後，重慶各黨各派人士組織結派之風，盛極一時。杜月笙門客章士釗曾慫恿他追逐時潮，以「恆社」（為杜團結弟子之組織，類似幫會，成立於二十二年。戰前有弟子近千，戰後逾二千人）社員為骨幹，自組「民主黨」，願

推為領袖。杜謙讓再三，終拒所請。但為敷衍章士釗的情面，祇答允使恆社的弟子們，共舉章為黨魁。但章以腐朽書生，空談文事，或擅其長；以言實際組織行事，則難當其任。所幸未久日本投降，組黨之議始寢，杜也才脫離了章士釗糾纏。

抗戰勝利之後，杜月笙回到上海，仍如戰前一樣，以在野之身，服務於地方社會。責任不辭，功成不居。民國三十五年，上海市民原以極大多數的選票，選舉杜為上海市議會議長。他再三謙辭，終讓賢給了潘公展（六十四年病逝於紐約）。其他如全國銀行公會，選他為理事長，便推給了李蘊蓀。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，在選舉之前，便已堅決謙辭。全國紡織業聯合會理事長，屢辭不獲，不得已聲明僅負名義，而以實權委之東雲章。所以杜月笙即使服務地方，亦同樣淡薄名利。尤以自己身體羸弱，深恐不能盡其責任，反而誤了國家社會。這並不是他故作矯情謙讓，所以大家也很能體諒他。

### 最大嗜好就是皮簧

杜月笙自脫離青少年時代的荒唐生活以後，可說沒有什麼不良嗜好。如要說他有嗜好的話，那就是特愛皮簧。但他僅會六齣戲，加以喉嚨土音很重，雖練習有素，咬字吐音仍未全脫浦東鄉音。他也自是其是，不管其他。

杜月笙愛皮簧，一生別無所獲，却獲得了早享盛譽的兩位名藝人的垂青，先後都成了月笙哥的夫人。四夫人姚玉蘭，原是上海共舞臺的紅女伶，與杜於十八年結婚。另一人就是私戀多年，

三十九年來香港後，才與杜補行婚禮的五夫人孟小冬。孟係余叔岩的再傳弟子，早膺有「冬皇」的榮封，名揚京滬。他有五位夫人，唯有這兩位却是以嗜好相同，惺惺相惜而結合的。

杜對於皮簧，不但愛聽愛看，興之所至，有機會亦常粉墨登場，客串一番。戰前某年，上海聞人虞洽卿的壽辰，寧波旅滬同鄉會為慶祝壽堂一戲，姚飾鐵扇公主，唱做俱佳，四郎杜月笙，亦大有風頭。民國十九年，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（人傑，浙江吳興人，曾在海外經營古董生意，獲利頗豐，悉以濟助革命）在浙江杭州西湖舉行萬國博覽會，杜與張嘯林、楊嘯天（虎）等上海聞人，都應邀前往參觀。時楊嘯天在西冷附近山上，建築一座美侖美奐的崇樓高閣，藉機舉行落成宴客。杜與張嘯林合串了「打嚴嵩」與「連環套」兩齣平劇，座客皆覺大飽三福——口福、耳福、眼福。

至於杜月笙與孟小冬這一段由戲劇同好而結合的姻緣，亦相當曲折有趣。杜原早傾心於冬皇，當「八一三」抗戰發生，杜與孟不約，皆由滬至港。因各較閒散，見面機會既多，過從亦日益親密。及三十年「一二八」太平洋美日戰爭爆發前夕，杜以公赴渝，久滯未歸，孟小冬最初猶留港以待，不久，亦北上至平，似已成了分飛勞燕。孟在北平，以生活關係，重理舊業，登臺演唱。杜在渝，則舊情難忘，每至夜深，必以短波無線電收聽孟小冬在平登臺演唱的轉播。杜用情之深，似以一聆珠喉亦可稍獲慰藉！

以後直到三十九年，大陸赤燄遍地，杜與孟小冬皆避離香港，始得重續舊盟，補行婚禮，冬皇才正式成爲杜氏家族的一員，杜亦更有快慰平生之感。杜月笙逝世後，冬皇夫人以知音難再，亦謝絕紅氈毯上再現身手。雖聞逢嘉慶盛典，偶或一露色相，却又不是「一般顧曲周郎」可以欣賞得到的。

### 誓不帝秦避港養病

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以後，乃中國歷史空前未有的奇變。天下洶洶，進退失據。將校武夫、文人學士，屈節投降，賣身投靠者，實繁有徒。最多數的人，思想上既充滿了矛盾，行動上則徘徊觀望。終於關進鐵幕，不由選擇，唯有歸順。杜月笙則預見機先，曾告誡家人、親友、弟子，遷地爲良，趨吉避凶，皆應早爲之備。杜本人經考慮決定後，即於三十八年四月，毅然挈眷南赴香港，賃居堅尼地道。時中共以杜尚有剩餘價值，可以利用，便一再派員赴港遊說，以名利作誘餌，打起僞主席毛澤東的招牌，恭迎駕返上海，爲所謂「人民政府效力」。時王曉籟（上海閩人，曾爲上海商會會長）、劉鴻生（浙江人，經營實業致富，有實業大王之稱，四十五年死於上海）、吳蘊初（葆元，江蘇人，以天廚味精致富，曾當選爲國大代表，四十二年死於上海）等，受了中共的哄騙，皆已動心，於三十八年先後北返大陸投靠。唯有杜月笙早已誓不帝秦，毫不爲所惑。或謂：這與其健康亦有關係。其實杜早嫌香港潮濕太重，如僅爲養病設想，上海又略優於香港。

故杜不返滬，非爲病體，實大義所使而然。

杜月笙時年已逾六十。因生長於江南，不服香江水土，心臟亦覺衰弱。在港養病期間，既少外出應酬，亦少公私勞累，但經年餘休養，仍無起色。原患哮喘痼症，反益加劇，幾整日不能離開氧氣。尋且半身不遂，不能離開床褥。

加以國事日非，時傳惡訊；而私人在經濟上之有出無入，物質上既日趨艱困，精神上尤感苦悶。自覺心餘力絀，又計無所出，悶悶不樂，終日不解愁顏，常慨乎其言曰：「國家民族，到了這步田地，我亦走投無路，無從効力了。悶到死，我也將去矣。」當其病重時，蔣前總統介公曾派洪蘭友（國民大會秘書長），由臺專程飛港，問疾於病榻。杜月笙深表感謝，得悉臺灣都在進步之中，猶含笑斷斷續續而言曰：「好！大家都好！有希望！」其弟子陸京士（立法委員，七十二年病逝臺北）由臺赴港探疾，杜自知已少生望，並擬將所準備的一筆巨款，交囑陸京士，照顧「恆社」社員。陸以杜正需錢治病，除婉却之外，並告以臺、港所有「恆社」社員，各營生業，咸能力爭上游，且都倦倦未忘師恩，更無勞恩師畢慮。杜色稍霽。

### 一代奇人八子三女

杜月笙病纏床褥，突發高熱，已達一百零九度。雖經中西名醫細心診治，因以精、氣、神三者均虛，反魂乏術，終於民國四十年八月十六日，在他六十四歲生辰的前一日，溘然長逝。按照陰曆計算：他生於中元節日，歿於中元節前日。

或謂：亦太巧合，必有其異乎凡人的身世，異乎凡人的經歷。其然乎，其不然乎！杜逝世後，其家人宣佈他所預立的遺囑：

「余樸質無文，生平未嘗參加實際政治，然區區愛國之懷，不敢後人。遠如辛亥革命及討袁之役，余因追隨邦人君子之後，盡其棉力，効奔走之勞。近如北伐統一及對日抗戰，更慳於國家民族之大義，益勵素志，兼因一己事業上之負荷較重，故對國事之貢獻機會，亦隨之較多。他如生產建設或社會事業，凡可福國家而利民生者，無不唯力是視。誠以余出身寒微，所受國家社會之恩賜殊多，義之所在，不敢不盡力以赴之也。比年以來，夙疾頻發，以國難未已，憂心如搗，體力日益不支，愧不能再有所報奮。茲當永訣，深以未能目睹中華民國之復興爲憾；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從遊之士，能繼余志，各竭忠誠，隨份報國，是所大願。」

遺囑簽字，註明爲「四十年八月七日」。其中除勉其家人子弟與門徒繼承遺志外，就是以未能看到光復大陸爲念。其愛護國家民族之心，更躍然紙上。實大有陸放翁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」，雖死不忘之慨。

杜月笙的喪訊傳出，臺灣社會人士多表傷感太息。隨停靈於香港萬國殯儀館治喪。蔣前總統介公贈贈「義節畢昭」四字，以旌表之。各方所贈祭幛輓聯，懸遍祭壇內外，自有不少佳章傑作，這在「杜月笙先生紀念集」中，已多收刊。出殯之日，素車白馬，弔者塞途。時天空陰霾四佈



，細雨霏霏，亦似為斯人之痛而掉淚者然！越二  
年——四十二年六月，始運靈安葬於臺灣臺北郊  
止。杜月笙有五位太太，元配沈月英，繼配陳夫  
人、三夫人孫佩豪，及前述姚、孟兩夫人。子孫  
滿堂（八子三女）。

### 智者好人所以為奇

杜月笙歸真反璞，生世算是完了。古文學人  
士替他人作傳記或寫墓誌，最後照例來一套什  
麼「贊曰」、「銘曰」，吹捧歌頌的駢體四六文  
章。現在雖用不着如此虛偽鋪張，也不妨說幾句  
老實話。綜杜月笙一生，其初之不務正業，亦類  
今之太保流氓。及其憬悟，又能從善如流，不私  
其財，不自求享受，不為兒孫孫謀，專注社會  
大眾，關心民生福利，素行急公仗義，濟困扶危  
，皆視為「盡人之本分」。以一布衣而名動公卿  
，往來顯貴，亦無逢迎驕矜的俗態與矯情奪理的  
言行。所創「恆社」，以「互助互信」相勗勉，  
立為共同守則。雖負俠義之譽，絕不以武犯禁。  
蓋以為人和藹謙恭，與世無爭，與人無怨，而又  
功在國家社會。此其所以難能可貴耳。

上海乃至江浙一帶，大佬，好老，濶老，強  
老多矣，而「名不虛立，士不虛附」(史記語)  
，試問尚有誰能出杜之右！故以智愚論人，不如  
以世俗之見論杜月笙，杜月笙直是一個愚到極點  
的智者。以好壞論人，如不以一般觀點看杜月笙  
，杜月笙乃是一個壞到頂點的好人，此其所以為  
奇也。余無適當之詞來紀述他，祇好譽之為江湖  
奇人。(全文完)

## 中外雜誌社北美總經理處地址電話

本社為簡化並集中海外發行業務，北美地區委託世界日報暨世界書局總經理，嗣後北美地區讀者及代銷書店請逕向下列地址接洽為荷。

### 紐約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377 Broadway

N. Y. N. Y. 10013 U. S. A.

TEL: (212) 226-5131

### 洛杉磯世界日報

CHINESE DAILY NEWS BOOK

SECTION

1230 Monterey Pass Road

Monterey Park, CA. 91754 U. S. A.

TEL: (213) 261-6972

### 舊金山世界日報

WORLD JOURNAL BOOK SECTION

210 Mississippi St.

San Francisco, CA. 94107 U. S. A.

TEL: (415) 626-1798 (415) 626-3628

### 芝加哥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2235 S. Went Worth Ave

Chicago, IL. 60616

TEL: (312) 842-8080

### 華盛頓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807 8th St. N. W.

Washington D. C. 20001

TEL: (202) 789-4112-3

### 夏威夷世界日報

World Journal

Queen Emma Building

1270 Queen Emma St. Suite 605

Honolulu, Hi. 96813

### 聖荷西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1710 Tully Road

San Jose, CA. 95122

TEL: (408) 238-1687

### 多倫多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305 SPADINA AVE.

TORONTO,

ONT. MST. 2E6

CANADA

TEL: (416) 362-1788

### 溫哥華世界書局

W. J. BOOKSTORE

155 EAST PENDER STREET

VANCOUVER. B. C. CANADA

V6A 1T3

TEL: (604) 688-3018